



扫一扫更精彩

百味·艺术

# 胸藏万卷 落笔天成——陈鸿海的书法艺术

安徽合肥 周玉冰

与陈鸿海先生相识十几年，他的博学于谦和、他的雅正书风，给人印象深刻。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，工科出身的陈鸿海喜爱书法，幼时开始习练，工作之余仍临池不辍。数十年的书道精研，作品独具艺术魅力和美学精神。早年的临习之路上，陈鸿海从传承的经典入手，碑帖并举，曹全碑、张迁碑、二王、欧阳询、柳公权等，无不潜心研习。在经典碑帖中常临常新，渐入佳境。1988年，他的作品《师说》获安徽省高等院校第二届教职工书画大赛优秀奖，可谓时代骄子。

陈鸿海长期在合肥工业大学工作。从党委办公室主任、发展规划处处长、校务部部长兼党政办公室主任、副校长到党委副书记、兼任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党委书记、管委会主任、宣城研究院院长，变化的是职务，不变的是学习进取及对书法艺术的孜孜追求。随着工作岗位的调整，他肩上责任越来越大，视野也越来越开阔，这反哺在书法上，则是更具备一种文化底蕴、一种正大气象。

陈鸿海擅长各种书体。他的钟鼎文中锋行笔，雄劲迤美、疏密有致；他写魏碑，端庄严谨、丰茂遒劲；他写隶书，化汉碑的骨力，融一份雅致，自然是貌丰骨劲；他的楷书同样取法六朝碑版，深入欧阳询等唐楷法度，结字紧密、庄重端匀，得古人风神。他的书法以行草见长，从二王、张旭等人的深厚滋养中奠定根基，注入自己的才情禀赋，潇洒飘逸中刚柔相济。

汉字是世界上最为精妙的表意文字。书法艺术也在不断变革求新中发展与丰富，经过历代名家的探索与推进，书法艺术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审美标准。其形象是由点画形象、感知形象、节奏形象、个性形象等构成。所以说，书法是一门综合的艺术。放眼书法史，那些大家无不是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、多方面的艺术素养。书法家的学识、个性、人生际遇，体现在书法上，则成为一种美学风貌、一种艺术气质。陈鸿海胸藏万卷、襟怀开阔，他人品与艺术品相互渗透，学养与笔法相互兼容，书法以一种自由抒情的方式呈现，笔法线条清劲洒脱、筋脉舒展。

书法家的精神状态与作品风韵相辅相成，不可分割。实际上，管理工作之外，陈鸿海处在一种极其良好的艺术状态。一方面是文史哲的知识汲取，一方面是不断与古人对话。《张迁碑》的古朴、厚重，柳公权的骨力劲健、孙过庭的波诡云谲、米芾的跌宕跳跃、赵孟頫的迥媚秀逸、王铎的纵横郁勃，乃至吴昌硕的厚重老辣、邓石如的真气弥漫，他无不在朝夕间揣摩，集众家之长而写自家风貌。

曾聆听过陈鸿海的哲学、党史、诗词的论述，旁



陈鸿海书法作品

征博引，纵横捭阖，非一般书家可及。杨雄说，“言者，心声也。书者，心画也。”陈鸿海一面深入书法的经典法则，一面以笔墨书写自我心境。

有深厚的文学素养、有高校管理的经历、有开阔的胸襟与视野，假以时日，陈鸿海的书法会渐臻妙境。

百味·况味

# 潜水河的风

安徽桐城 魏海霞

初夏的潜河水汨汨滔滔，在西津渡打了个漩，慢下了脚步。狂野的夏风一头扎进潜水河广阔的怀抱，被温润的潜水河接纳、安抚、包容，便褪去粗犷的掩饰，露出温柔的内核。

风轻柔地拂过流水、杨柳、青草、路人，似乎带了些与众不同的气息。那是5000年前人类先祖的气息，那是薛家岗文明之初的气息。潜水河的风啊，她曾见过薛家岗的瓢形灶上火苗闪烁，炊烟缕缕升腾摇曳。她曾伫立瓢形灶前，痴痴看女子为家人准备食物，她也曾顽皮地拨弄她项上的玉管、玉璜、玉琮，环佩叮当间，饭菜飘香了。

她从薛家岗的龙头山越过，在潜水河上盘旋，回味着薛家岗这一路的故事。她促狭地将孩子们采摘的野果吹得满地乱滚，引得孩子们奔跑追逐。她把农人披在身上的兽皮拉扯，让她们不得不停下耕种的手。她在射箭的弓上弹奏，她在纺织机上跳舞。她偷偷掀起女子正在编织的麻布衣服。她在薛家岗见到河蚌、螺蛳，她肯定这是来自潜水河。她曾看见狩猎的男子们手持石刀，几经周折终于抓住了野兽，他们把幼小的野兽带回家里饲养。她调皮地围着那13孔石刀，从刀孔里钻进钻出，发出哆来咪发唆拉西的乐声。石刀闪着温柔的光泽，野兽的爪牙之利、筋骨之强在人类的智慧与勇敢面前一触即溃。潜水河的风啊，穿越古今，纵横历史，她是畅游5000年光阴的智者。

夜深了，潜水河畔的风势渐猛，风里似有一丝血腥气。她有力地撞击着堤坝，发出低低的鸣咽，渐成怒吼之声。这怒吼与回荡在景忠园上空的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呐喊应和着。那呐喊是长眠野寨中学的985名忠烈的铮铮誓言，是985名忠烈的殷殷嘱托，也是野寨中学师生“不负先烈”的奋斗誓言。野寨中学推崇的品格教育，十年一剑，锋芒展露。“求忠臣必于孝子之家。”小孝是爱父母、爱兄弟姐妹、爱身边人，中孝是爱集体、爱学校、爱家乡，大孝是爱党、爱祖国、爱人民。

风从松柏上拂过，她轻抚老校长的霜鬓，停在野寨人的肩上。景忠八秩，弦歌九州。风起，从1943年烈士陵园与野寨中学同步建设开始，生生不息。野寨人从青丝到白发不变的信念和坚守，风都知道。

今夜，一弯明月落在潜水河里，沉淀着彩虹似的梦。夏夜的风带来远方的问候，“此时相望不相闻，愿逐月华流照君。”奔涌的河水渐渐化作阵阵涟漪，荡漾了几圈，平静下来，如同未磨的镜面。风也柔软下来，那么亲近，带来了雨的消息，是恨水不成冰，还是人生恨水长东？

幽幽吹过的风，吹散了笼罩在张恨水心上的愁，它吹绿了香樟，吹开了梅花，洒落一城雨，轻浥芳尘。风里分明带着书香气。那书香如程长庚故居里渺茫的低吟浅唱，如张恨水故居里的书架上泛黄的书页。潜水河的风啊，曾穿梭于张恨水日夜捧读的古典名著之中。风里自然带着《西游记》几分仙气，《三国演义》的几分义气，《水浒传》中绿林好汉的几分豪气，《红楼梦》中大观园里的几分贵气。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，潜水河畔，《春明外史》《啼笑姻缘》《金粉世家》《八十一梦》等百余朵文学奇葩竞相绽放。

风掠过余井，从青青翠竹间钻出来，这书香、墨香就氤氲在皖山脚下，潜水河畔，便文脉绵延，文气长存。书香被吹到六十公里外的逆水村，深山里的逆水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博士村，风把“逆水行舟用力撑，一篙松劲退千寻”的告诫吹到孩子们的心里，他们懵懂的眼睛渐渐明亮而笃定。

百味·记忆

# 摇曳多姿的小葫芦

北京 赵文新

我喜欢葫芦，不仅它是“福禄”的同音，更是与快乐的童年相连。每当看到葫芦架上悬挂着胖胖的小葫芦，总是撩动记忆。那摇曳的葫芦点缀在绿叶丛中，也点缀在时光里，俯仰成趣。

我家小院种着几架葫芦，几场春雨过后，那带着柔软细毛的瓜藤和叶子悄然长大，渐渐爬满了架子，搭起嫩绿葱郁的凉棚。白色的花儿绽放其间，微风掠过，摇曳出勃勃生机。花朵下，小葫芦偷偷地露出头来，像小精灵一样跳跃着，与春天一起生长。周围的人常常告诫，小孩子不能用手去指小葫芦，否则，葫芦就会朽了（指萎缩）。小伙伴之间如果闹了小别扭，往往路过她家葫芦架指指小葫芦，报复一下。过后不见葫芦蔫儿，倒见葫芦长，而小孩子那点不开心早已烟消云散，对小葫芦也更加怜爱起来。

盛夏来临，葫芦因饱吸甘露而猛长，一个个头盈大的葫芦悬挂在凉棚下，给躁动的夏日带来清新爽意，而贮存在心底的情愫和枝条一样迅速生长，平时心情不好，看看葫芦会有几分精神的慰藉。每到阳光充足的日子，母亲看看葫芦的绒毛，判断葫芦能否削葫芦条。碰上大小合适的葫芦，我们全家就要忙着削葫芦条。

父亲摘下合适的葫芦，去掉瓜蒂、刮去嫩皮，拿出自己做的工具……父亲在堂门框支上横架，把三角形竖棍穿透葫芦固定在门槛中间凹处，左手转动

竖棍，右手拿着圆筒形的特制刀削起来。葫芦随着手的摇动在木架上转着，一条条如丝帛、如水晶的葫芦条便“飞”了出来，快速延伸着，整个劳作过程流畅而富有艺术气息。看父亲削葫芦条好像演奏一种民族器乐，那根根翡翠般的葫芦条构成迷人乐章，随着“弹奏”出来的生活情趣荡漾开去，我们醉在其中。

削出的葫芦条需要泡在水盆里去掉粘汁，再晒在麻绳上。母亲教我们捋条，从水里拿出头，捋成“8”字形，往绳上一晒形成水波浪，“浪花”叠起，煞是好看。看着一杆杆滴着水珠的“五线谱”，小小心里充满幸福。生活就是这样多彩而有味道。想着，不由得咂咂嘴，仿佛唇齿间留下葫芦清香。葫芦条晒一天就干了，筷子粗的条变成大线绳粗，按“8”字形收下捆成把，放到过年待客享用。吃的时候再用水泡，葫芦条又慢慢长“胖”，炒菜或做馅都十分美味。

多少年来，葫芦条长长地飘荡在我的记忆里，和岁月一起连成乐章，飞扬成快乐幸福的音符。削完条的葫芦已经很“瘦”了，母亲用它给我们炒菜吃。在那个蔬菜粮食都很匮乏的年代，别有一种味道。